

辞学

新视野

修辞立其诚

所以居业也。

知至至之，可与

言几也，知终终

之，可与存义也。

是故，居上位而

不骄，在下位而

不忧，故乾乾因

其时而惕，虽危

无咎矣！

《周易》

张学立/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毕节学院学术文库

碎学 新视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辞学新视野/张学立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097-1900-8

I. ①辞… II. ①张… III. ①修辞学-研究 IV. ①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8197 号

辞学新视野

主 编 / 张学立

副 主 编 / 李廷扬 谭本龙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魏小微

责任编辑 / 刘 丹

责任校对 / 李晨光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亿方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7.75

字 数 / 462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900-8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毕节学院学报》“修辞学专栏”创办于1997年。2000年与中国修辞学会联办，王德春会长为其撰写了发刊词。本栏目自创办以来得到前辈时贤、专家学者的鼎力相助，现已成为本刊品牌栏目之一，在中国修辞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庆祝与中国修辞学会联办10周年，我们把本刊新近发表的部分新成果结集出版，名为“辞学新视野”。

本书分“理论研究”、“辞格新探”、“词句修辞”、“辞品探究”。综观全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当前中国修辞研究动态的一个缩影。

从宏观上看，西方修辞本来就是一种“雄辩术”，其语言规律与思维规律密不可分。逻辑学、本体论哲学一直是它的理论基础。而以人为本的中国古典修辞的理论基础则是伦理学与艺术美学。因此自古以来，汉语修辞也绝不仅仅是一个“修词修句”的问题，它更看重的是“修身养性”与人的能动创造。所谓“神形兼备”、“气韵生动”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载体能自己产生的。西方现代修辞学是广义的修辞学，其疆域实难与传播学廓清，中国现代修辞学横向展开的触角也延伸至言语世界的一切领域。“修辞无处不在”已逐步成为共识。于是，修辞学的性质、地位、与相关学科的划界及内部分类，就成了当代修辞学的难题。本刊作者在横向开拓的基础上，努力在宏观、微观两个方面作纵向深入的探究。至于中国当代修辞学要不要、能不能来一场革命，这要由修辞自身的客观规律、发展趋势来决定。所以编者并无成见，读者在不同栏目中可窥端倪。

在选编过程中，我们保持了文章的原貌，内容涵盖修辞研究的诸多新领域。然而，由于在编选取向、比重、期限、篇幅等方面须有一定控制，部分优秀论文未能录入，尤其是2006年前的一些高质量文章，只好忍痛割爱了。这里特向本专栏原顾问张静、宗廷虎、谭永祥、王希杰等四位先生及其他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目 录

理论研究

修辞学的学科定位	陈 炯 (3)
修辞·修辞学·接受修辞学	王卫兵 曹德和 (12)
人文主义精神与中国修辞学研究	殷相印 (19)
建构主义的修辞观及其价值和局限	宗守云 胡 蓉 (28)
关于语用原则的思考	冯广艺 (37)
修辞的目的	尹铁超 刘彦卓 (50)
论人际关系修辞研究	郑荣馨 (58)
言语交际中的礼貌理论要析	陆 华 李业才 (67)
论意与象之连结	陈满铭 (78)
论思维力与语文螺旋结构之形成	陈满铭 (87)
网络空间中修辞行为的符号学分析	郭 伟 (97)
表达语境和接受语境	王希杰 (104)
谈谈消极修辞和语法问题	王 未 (119)

辞格新探

比喻的结构模式及与其相关的几个问题	聂 焱 (127)
隐喻与汉语隐喻造词	魏 来 曹铁根 (139)

借喻借代之争说明了什么?	李廷扬 (147)
拈连的辞格要素及其辞格结构类型	周春林 (160)
移就的词汇化形式与语义演变	李 艳 (172)
移就修辞格辨析的语法学及语义学视角	刘春卉 (182)
现当代中药药名嵌字体的继承与发展	宗廷虎 (189)
文革语言中的“呼告”辞格及其使用	刁晏斌 (198)
审美联觉中的感觉转换探析	李贤军 (204)
网络双关与社会文化心理	钟玖英 (212)
有意夸大的言语行为: 夸张与吹牛的判别	胡习之 高 群 (222)

词句修辞

色彩词超常前置定语衍生规律及形成原因	加晓昕 冯广艺 (233)
店名变化与人们审美价值的趋向	李景生 (243)
词语选择与语体修辞	谭汝为 (251)
反义类聚与同义手段	聂 焱 (262)
辩证炼句新说	于广元 (274)
网络、报纸流行的“囧”字的词汇意义、修辞价值及 相关讨论	施发笔 (286)
花园路径现象修辞学初探	马国彦 (295)
模糊限制语的美学效应及其交际功能	胡渝镛 (304)
手机颜色词的类型特征及语用功能	王成晶 (313)
汉语和韩语词汇的潜性与显性	[韩] 姜庆姬 (319)
学术论文的语篇结束标记	马丽萍 罗天华 (325)

辞品探究

论孔庆东作品的语言修辞艺术	苏文兰 (337)
论张爱玲小说的蒙太奇句式及其修辞效应	严小香 (344)
“香椿树街”的修辞幻象	高 群 (352)
阎连科小说中色彩词的“偏离”及修辞效果	江 南 胡 玲 (362)
莫言小说词语修辞: 选择、变异	江 南 王 萍 (375)

俭约修辞策略营构的妙境	陈 亮 (389)
用奇妙比喻构筑童话的神奇世界	王金禾 翟国柱 (399)
《红楼梦》名词的同义选择艺术	宋莉莉 (410)
白居易讽喻诗比喻修辞的特点	吕世媛 (418)
明清时期大理白族诗人汉语写作的修辞探究	周锦国 (425)

理论研究

1. 理论研究的意义

修辞学的学科定位

陈 炯

—

高万云说：“中国现代修辞学作为科学本无问题，但从 80 年代末开始，一些学者指出它缺少科学精神，是不‘学’有‘术’……”^[1]³ 故他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给“科学”下的定义指明修辞学的三大构成要项：一是研究的问题，二是研究的目的，三是研究的方法。高氏的话有一定启发性，中国修辞学曾在一段时间被一些学者认为学术“品位不高”，即缺乏科学精神。如何解决？我们赞同高氏的意见：“中国修辞学要想在新世纪复兴，就必须对其构成要项逐一检讨，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增强问题意识，方法意识，目的意识，从而提高其学科品位。”^[1]⁸ 同时也主张，要给修辞学作科学的学科定位。

修辞学的学科定位，即确定修辞学的性质。通俗地说，即什么是修辞学？这个看来似乎简单的问题，在学术界却颇有争议。主要有“边缘学科说”、“语言本位说”、“美辞说”等。例如高名凯在他的《语言论》^① 中认为，修辞学“不是纯粹的语言学研究”，而是“一种语言学的边缘学科”。宗廷虎、李金苓说：“在现代修辞学中最早自觉树立‘以语言学为本位’，并把它作为修辞学的根本观念的是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刘大白在该书的‘序’中指出了这一特点。《修辞学发凡》……提出‘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学的一切可能性’的观点。”^[2] 王易在他的《修辞学》^② 中指出：“修辞学一名美辞学，因其讲述修饰句而增其美之理论也。”又如陆殿扬的“需

① 高名凯：《语言论》，科学出版社，1963。

② 王易：《修辞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62。

要成立”说，陆氏在《修辞学与语体文》^①一文中说：“修辞学是一种学术，叫我们怎样用一种工具，发表我们的思想，而生出一类需要的感应。”

修辞学家对修辞学作出了不同的学科定位，涉及修辞学研究对象的差异。主张“语言本位”说的，必然对语言层面研究的较多；主张“边缘学科”说的，必然较多地涉及其他学科的指示；主张“美辞”说的，必然注重美学方面的分析。

修辞学家对修辞学作科学而正确的学科定位，有助于建立各自具有特色的修辞学体系或理论框架，从而使修辞学越来越具有科学精神，以提升其学科品位。王希杰是持“语言本位”观的，他的《汉语修辞学》^②，全书12章，“修辞手段的描写和介绍总的来说没有超出语言知识的范围”（安徽大学曹德和教授语），但有自己的充满特色的理论框架与体系。宗廷虎是持“边缘学科观”的，他与邓明以等合著的《修辞新论》^③全书5章，“不少地方的讨论突破了语言知识的边界”（曹德和语）。^{[3]211-212}

修辞学家不能给修辞学作出科学而正确的学科定位，就不能正确地确定其研究对象，甚至混淆修辞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目前一种值得引起关注的现象是：无限拓宽修辞学的空间，把不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也硬拉到修辞学的大旗下。例如，一些修辞学家主张修辞学要研究言语交际的全过程，这种观点似乎很“创新”，而且有两个方便，一是扩大修辞学研究的范围，既研究修辞学的表达效果，又研究修辞学的接受效果；二是为修辞学新的分支学科的产生提供方便，例如有人提出所谓的“接受修辞学”。但是这种修辞学的“空间无限拓宽”的做法，表面上可为某些修辞学家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实际上混淆了修辞学和其他学科的界限，因而丢掉了修辞学的科学精神。例如刘涣辉提出的言语交际学，顾名思义，应是研究言语交际全过程，即既研究言语交际表达效果（编码行为），又研究言语交际接受效果（解码行为）。如果像有些修辞学家所主张的那样，修辞学研究言语交际的全过程，那么，修辞学与言语交际学就势必混同起来。这还有什么差别！

修辞学只研究言语交际中的表达效果，不研究接受效果；言语交际学

① 《东方杂志》第17卷第12号，1920年6月。

② 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北京出版社，1983。

③ 宗廷虎等：《修辞新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

研究言语交际的全过程。这是修辞学与言语交际学的区别。可见，给修辞学作科学而正确的学科定位，可以明确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以建立合理的理论框架或体系，提高修辞学的品位。

这里要强调的是：在中国修辞学学科化的大道上，不要一味地扩大修辞学的边界，硬把原本不属于修辞学平面的东西拉进来。须知过去有些修辞学家把修辞学看成“边缘学科”，修辞学已经够庞杂的了，如今又要把“接受效果”的叫接受修辞学，岂不是“杂上加杂”了吗？

有人把研究所谓“接受效果”的，叫接受修辞学，新鲜倒是新鲜了，却使人感到修辞学的研究“杂而烂”。当然并不是说“不要研究言语交际的接受效果”。我们认为，可以研究，但不必挂在修辞学的名下，更不必命名为“接受修辞学”。曹德和在谈到“修辞·修辞学·接受修辞学”时，对“接受修辞学”的提法提出了质疑。他行文的三个小标题是：“一、修辞是编码行义，其中并不包含解码”；“二、修辞学是编码学，但不能只研究编码不研究解码”；“三、接受修辞学不同于接受美学，落脚点在于编码不在解码”。他指出：“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在德国学者尧斯（Hans Robert Jauss）、伊瑟尔（Wolfgang Iser）等人的大力倡导下，欧美大陆出现名为接受美学（Receptive Aesthetics）的文艺思想。80 年代，通过朱立元等学人的译介，接受美学的理论和方法逐步为我国学术界所了解。在其影响下，一些修辞学研究者提出了接受修辞学的概念。”^{[3]167}我们同意曹氏的观点：修辞是指编码行为，并不包含解码；修辞学是编码学，即只研究语言交际的表达效果，故只研究解码（接受效果）的所谓“接受修辞学”不能成立。我们也赞同曹氏的处理方法：“离开编码来研究解码，尽管研究结论对于认识和总结修辞规律不无裨益，但就其本身性质而言，它不像是修辞学的下位学科而更像是接受美学或阐释学的下位学科。”^{[3]169}

二

在给修辞学定位的各种观点中，比较有影响的是“边缘学科说”。此观点在 1963 年由陈望道和高明凯提出。作出具体解释的是张志公和胡裕树。张志公在《关于修辞学研究工作的几点建设》^①一文中说：“修辞学不论怎

① 《修辞学论文集》第一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么说总是和许多学科有关联、有交错的那么一门学科。它和语言学、文艺学显然有密切的关系，和心理学、逻辑学、美学也有密切的关系，它和语言运用、语言教学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张氏并没有非常明确地指明修辞学是一门边缘学科，而胡裕树的观点比较鲜明，“修辞学是研究语言的调整和运用的。它虽然隶属于语言学，但实际上是一门边缘学科。它与哲学、逻辑学、文艺批评、美学、文章学（辞章学）、心理学和语言学中的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文字训诂学等，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4]

从20世纪60年代起，人们对修辞学属于边缘学科说从未产生过异议，直到90年代这种观点在修辞学界才引起争论。主张修辞学属于边缘学科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语言表达效果既涉及语言因素，又涉及非语言因素。修辞研究既然要涉及非语言因素，故修辞学不可能不是一门边缘性学科。“修辞学研究语言行为，由于无论语谓行为（Locutionary Acts）、语旨行为（Illocutionary Acts）、语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s），都并非由语言独立承担，而事实上得到诸多非语言因素辅助，因此修辞学研究便不可能是纯语言的而必然涉及诸多方面并运用到诸多学科的知识。研究过程中诸多学科知识的介入逻辑地决定了修辞学属于边缘学科。”^[5]研究过程中有其他学科知识的介入，便决定这门学科属于边缘学科了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例如，语言学研究过程中有逻辑学知识的介入，但我们不能认为语言学属于边缘学科。

主张修辞学属于边缘学科的另一重要理由是：修辞学与文学、美学、逻辑学、心理学等学科往往以同一文本为素材。“修辞现象的分布极广，不论在文艺语体，还是在公文、政论、科技等语体中，都广泛存在，它与文学现象、美学现象、逻辑现象、心理现象等也往往交叉并存，每每有着紧密的联系，有时站在这个学科的角度看是这一现象，站在另一学科看，又是另一种现象，往往很难区分。”^①其实，修辞学与文学、美学等虽往往以同一文本为素材，但是观察分析的目的、角度不一样，虽有交叉，有紧密的联系，但毕竟有所区别。例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②尽管文学分析（赏析）与修辞分析的对象为同一文本，文学分析（赏析）要涉及修辞手法分析，但两者毕竟有区别。唐代贺知章有首《咏柳》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

① 宗廷虎：《边缘学科的特殊理论营养》，《修辞学研究》第3辑，语文出版社，1987。

② 《诗经·关雎》。

似剪刀。”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袁行霈在他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以《咏柳》中有两层含义——“鲜嫩新翠的柳树”与“南宋一小妾名”，来说明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有人认为：“倘若有谁将它引入修辞著作，没人会说是挂羊头卖狗肉。”这就是把文学分析与修辞学分析混为一谈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把文学家的文学分析（赏析）与修辞学家的修辞混为一谈，虽然可壮大修辞学队伍，却降低了修辞学的水平，因为修辞学家的修辞研究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中国古代修辞学具有非独立性，修辞研究往往与文学研究混杂在一起，那是一定历史的产物，我们不能苛求，但是现代修辞学是一门独立的有自己特色和规律的学科，修辞学界万万不可以把大量的文学分析（赏析）归入修辞学范畴，从而大大降低修辞学应有的品位。

有的修辞学家一方面认为修辞学属于边缘学科，另一方面又承认修辞学是语言学科。我们认为，不能在肯定修辞学属于语言学科的同时又肯定修辞学属于边缘学科。正如王希杰提出的：“这里，首先出现一个问题是：‘修辞学是边缘学科，还是语言学科？’”^[6]王氏认为：“修辞学现象也是复杂的异质的，要想真正地把握它，就应当大胆地舍去一些非修辞学的东西。”^[7]我们赞同王氏的观点：尽管修辞现象中有一些非修辞学的东西，但并不等于修辞学是边缘学科。

把修辞学视为边缘学科，还会产生两大麻烦。其一，修辞学属于边缘学科，修辞学与文艺学、心理学、文化学等交叉而形成的学科也叫边缘学科，似乎说不通。故曹德和说：“承认修辞学属于边缘学科会遭到一个麻烦……人们既可以像前面谈到的，以语言为轴心，广泛吸纳逻辑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文艺学、美学等诸多学科知识，开展多边性的跨学科研究；也可以以语言为重点，主要借鉴一门相关学科的知识，或逻辑学，或文艺学，或心理学，或前一种研究与后一种研究，做法上无疑有着明显区别。现在称前者边缘性研究，那么后者怎么称呼？这个问题现实地摆在面前，不能不考虑。”^{[3]225}显然，曹氏提出的疑问很棘手，这是提倡“边缘学科说”的修辞学家难以解决的。其二，把修辞学看作边缘学科，就很可能使其研究对象无限扩大，把不属修辞平面的东西当作修辞现象来研究。例如张志公的《修辞概要》中把材料安排、段落划分等属于文章学范畴的内容也归入修辞学之中。张氏是修辞学研究之大家，他尚且如此，就不要举他人之例了。这样做的优点是研究方便，缺点是降低了修辞学的品位，使人们越来越瞧不起修辞学和修辞研究者。

三

学术界比较权威、有影响的观点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说。且举几家对修辞学所下的定义：“语言学的一个学科，研究如何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及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①“修辞是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利用多种语言手段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一种语言活动。……研究这种语言活动及规律的科学是修辞学。这是语言科学的一个分支。”^②“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研究如何根据题旨情境，调动、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和各种表现方法，来恰当地表达思想和感情，以求得最佳的表达效果。”^③根据这些定义，我们可以考察修辞学学科定位的要素。

1. 修辞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王希杰指出：早在1940年，祝秀侠就在《〈社会修辞学〉绪言》中明确地指出，修辞学是“属于语言文字形式上的一个部门”^④，即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科学。他认为：“在我们看来，修辞学是语言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语言是修辞学研究的真正的唯一对象，修辞学研究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目的是要揭示人类的语言之谜，提高语言的功能，这正是语言科学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他强调说：“作为语言学的唯一对象的语言是什么？是作为人类的思维工具交际工具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那么正是修辞学承担了研究语言的交际工具的重大任务。当然可以同研究语言的音义结构的语义学、音位学、语法学平起平坐，并驾齐驱，一同构成了语言学的重要内容。”这里，王氏从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任务及功能，理直气壮地指明修辞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学科。他表示：“一方面没有修辞学，语言学便是残缺不伍的不完整的，另一方面把修辞赶出语言学的大门，它也就无法找到自己的归属了。”^{[8]26}

一些修辞学家虽然承认修辞学是属于语言学的，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①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③ 戚雨村等主编《语言学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

④ 香港《大风》半月刊。

学科，但是却认为修辞学是边缘学科。为什么有如此矛盾的说法？其原因，恐怕与修辞学研究中有非语言因素有关。如高名凯说修辞学“不是纯粹的语言学研究”，张志公说修辞学“不论怎么说总是和许多门学科有关联、有交错”。其实，修辞学研究中虽有非语言因素，但它的研究始终以语言为轴心，最后落脚点也在语言的表达效果上，没有必要再提出是边缘学科。有人认为这是使修辞学的定位更科学，我们却认为这样做自相矛盾。曹德和建议将修辞学称作综合学科，他认为这样做更为妥帖。他说：“将综合学科用于指通常意义的修辞学，将边缘学科的术语留给胡裕树先生所说的‘分工更为细密’的文艺修辞学、社会心理修辞学等等，不仅解决了称名上如何区分两种研究的问题，而且明确了两种研究之间层次关系，同时也照顾到学科分类和命名通则，可谓一石三鸟。”^{[3]230}曹氏采用冯氏主编的《哲学大词典》上的注释，边缘学科（marginal science）指在原有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而形成的科学；综合学科（synthetic science）指运用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某一特定对象或领域的科学。他认为美学、语言学统统可以视为综合学科。曹氏的意见可供大家参考。

2. 修辞学研究表达效果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边讨论过了。这里引用王希杰的观点，“作为以语言的表达效果为研究对象的修辞学，对于实际活动中的语文，它只感兴趣于引起交际效果巨大变化了的那个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的变化，如果并不引起表达效果的巨大变化，那么，这时候，修辞学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传统的修辞学把自己的任务局限于编码”。“解码很重要，很值得研究。但我们认为，它并不属于修辞学。这是因为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完全割断学术传统，那就不如干脆同传统学科‘拜拜’，另起炉灶，建立一个全新的学科”。^{[8]30}王氏的这段话对修辞学对象讲得简单明确。这再一次说明，修辞学属于语言学科。

有些修辞学家主张修辞学研究美辞。如王易的《修辞学》认为修辞学即美辞学，是研究辞之所以成美的科学。张弓的《中国修辞学》主张：“修辞学是一种美化言辞的学术。”陈介白的《修辞学讲话》认为：“修辞学是研究文辞之如何精美地表出作者丰富的情思，以激动读者情思的一种学问。”应该承认：中国人有崇尚美辞的强烈意愿，美辞是汉文化的主流。故王希杰说：“追求话语的优美和含蓄是汉语修辞的优秀传统。”^{[9]114}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日本修辞学的影响，把美辞作为修辞学研究对象是可以

理解的,但随着现代修辞学的发展,修辞学研究语言的表达效果,并不是只为了美而研究美辞。王希杰说:“美辞的确是修辞学的重要内容,特别是传统修辞学的重要内容。”他主张:“语言的美和言语的美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研究对象,从而建立语言美学——美辞学。”^{[8]33}这里要介绍的是,李廷扬的《美辞论》(1988)是一部比较系统深入地研究美辞的专著,他提倡美辞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是:继承中国文化和中国古代修辞研究的传统。他说:“修辞学与美辞学有着不同的研究传统。修辞学的传统‘五四’时期在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从西方、日本搬来规范汉语修辞的传统。这个传统深深烙下了西方语言学的印记。而美辞论的‘传统’,则是中国古代文化文论、诗论、词话等文艺研究的传统。这个传统深深植根于艺术研究的土壤。”^[10]李氏的这段话值得引起人们深思,而他的创新精神令人敬佩。

最后,我们经过上述讨论之后,给修辞学的学科定义为“修辞学是语言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在语言交际中求得最佳表达效果的科学,它是以语言为轴心的综合学科”。因不少学科如美学、语用学等也是综合学科,故在给修辞学下定义时,最后一句可以不提。这个定义强调修辞是整个语言结构系统的运动,修辞学在语言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如王希杰指出的:“修辞学是内部的微观的结构语言学同使用语言的人和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个桥梁,也是内部的微观的结构语言学走向社会、走向使用者的一个必由之路。整个语言学的社会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着修辞学。”^{[9]35}

参考文献:

- [1] 高万云:《中国修辞理论与批评》[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 [2] 宗廷虎、李金苓:《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M],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
- [3] 曹德和:《语言应用和语言规范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4] 胡裕树:《学习〈修辞学发凡〉为促进修辞学的繁荣贡献力量》[J],《修辞学习》1982年第4期。
- [5] 曹德和:《修辞学五十年:回顾、思考及前瞻》[J],《修辞学习》1999年第1期。